禮記質疑

禮記質疑卷八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文王世子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

鄭注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嵩燾案鄭注尚書文王崩後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將踐阼周公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居東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七年作洛誥明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王肅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王肅據家語鄭氏用衛宏古文尚書說案干寶易注武王崩成王年七歲又別爲一說史記亦稱成王少周

公乃攝行政疑武王崩周公攝政用殷禮是時周禮未定周公遂繼武王以有天下猶之用殷禮也周公因流言而辟居東成王感風雷之變迎周公而武庚遂叛周公東征案居東與東征二事不宜互混東山破斧之詩繼鴟鴞而作聖人之權也七年定周禮歸政成王而後世及之制定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明堂位及逸周書明堂解淮南子齊俗訓並云七年致政成王如鄭說則是攝政居東凡十三年別無證據周公攝政以世子之道示成王不獨任爲君也兼任爲父聖人之心至誠篤棐行之不疑周公之聖尤莫大於此漢世儒者於文武受命周公居攝之文多所傅會不足辨也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

鄭注小樂正樂師也孔疏武舞大者以干配戚小者以干配戈周禮惟有籥師此言丞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禮嵩燾案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其屬樂師有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疑下大司成即周禮大司樂其大小樂正皆樂師也下大夫爲大樂正上士爲小樂正樂師有羽舞干舞司干所謂祭祀授舞器是也而司兵掌五兵五盾祭祀授舞者兵鄭司農云五兵一曰戈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舞者兵舞師掌教兵舞帗舞所謂兵舞卽戈舞也陸氏佃云干戚一舞下云大樂正學舞干戚是也干戈兩舞此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是也干戚大舞故教以大學正干舞無戚象武事之小者故教以小學正干舞又其小者故以籥師教之然考周

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似不應舍所職之籥而教戈疑籥師學戈之戈爲籥字之誤干戈同爲武舞無須分教而羽籥反闕此正涉上文戈字而誤耳樂師教舞而大胥正舞位比樂官以贊之籥師吹籥籥章以詩入籥有吹豳詩吹豳雅吹豳頌之分正所以贊籥師教籥所謂籥師丞者卽周官之籥章也孔疏失之

胥鼓南

鄭注南南夷之樂也施人教夷樂則胥以鼓節之孔疏胥大胥嵩燾案周禮大胥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巡舞列正樂縣之位胥當爲小胥亦教舞所有事也鼓人鼓兵舞帗舞者凡舞皆用鼓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南亦所以協籥陳氏祥道云南所謂象箾南籥陳氏駿云南
亦雅樂名猶樂章之有九夏劉氏炫沈氏括鄭氏樵並主二
南爲說要皆聲詩之入籥者葢教干舞教籥舞小胥擊鼓聲
詩以協之皆所有事也鄭注誤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
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孔疏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嵩燾
案周立四代之學大戴記保傅篇引學禮有五學之名賈誼
疏所引同易太初篇曰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莫入
北學實即四代之學也上庠虞學北學也東膠東學亦名東
序爲夏學瞽宗西學爲殷學南學即成均也上庠典書東序

養老瞽宗以祀先賢各有專主虞學以上下爲次上庠國學下庠庶人之學夏尚左以東序爲國學殷尚右以右學爲國學周因有四學之名而統名之大學其庶人之學則虞庠之在西郊者也案上庠虞庠錯舉爲文而義自明顯注家多混言之大司樂之教國子陳其儀數備其器物而已其任教則周禮所謂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者也執禮典書皆其任也故不序其官養老於東序有合樂之文樂陽也習之東學釋奠於瞽宗有行禮之節禮陰也習之西學周立四學其制如此孔氏別瞽宗於大學之外以詔之瞽宗在未升大學時然則太師執同律以教六詩其職下大夫也獨不與大學之教乎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鄭注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孔疏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也嵩燾案儀禮凡用樂樂正先升旅酬以下之事樂正不與經所言皆學禮也陳氏祥道引下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此祭卽釋奠合語卽合德音之致蓋皆太學敎國子之法鄭據鄉射記以射禮當之似誤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射禮之有合語卽所以興賢興能之意養老之乞言合語以示敎亦此意也凡祭旅酬無合語之文此言釋奠養老小樂正有事於東序以明太學命官設敎之義舊注未盡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鄭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嵩燾案師氏保氏教國子居虎門之左卽王制所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者是也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是成均敎士之法領於大司樂經云大司成卽周禮之大司樂也王氏炎據下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之文以爲司成者卽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竊意傅師保無專官其云父師司成以成德爲義大司樂有專官而樂師云樂成則告備樂以一闋爲一成故大司樂亦可名大司成以所主樂德樂語樂舞言之謂之大司樂以所主成均言之謂之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蓋卽周禮合國之子弟以治

學政之義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注國無先聖先師則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有國故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遂養老用其明日鄉飲鄉射禮明日乃息司正是養老之象類嘗齋

案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樂合聲是春秋皆合樂合舞則合樂之盛者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季秋命樂正入學習吹季冬命樂師大合吹習舞合吹四時行之而不皆釋奠釋奠則必合舞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鄭注爲

大合樂習之是大合樂亦必合舞天子視學釋奠則遂養老

四時官釋奠無養老之文曰大合樂謂天子視學之儀也合

樂養老皆視學中事安得分日爲之鄭注竝誤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

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

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鄭注曰郊人以技藝故賤之也董仲舒曰五帝名太學曰成

均則虞庠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

旅嵩燾案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經云語於郊卽虞庠之學

也三代養老有國老庶老之分庶老養於庶人之學卽有虞

氏之下庠夏之西序殷之左學周立四代之學而以虞庠處

庶人之學者亦謂之郊學王制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敎之學者國之俊選則選之郊與鄉者德進事舉言揚所以選之之法也王制統於鄉而此別之於郊曲藝皆誓之是凡一技之士皆造之於學王制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不與士齒然立學大旨薄技微長亦所不遺是以語於郊者兼察及曲藝而仍以三者之程式使受範焉而後以次升之於學說文誓約束也約束之使出於學之一途也之郊人選士俊士升自郊學與鄉大夫士之子之在學者固有等也取爵於上尊則進而與大學之士同升王氏章句引燕禮尊兩方壺於東楹之西以酌卿大夫士尊兩圜壺於門西以酌士旅食者東楹之方壺對門西之圓壺爲上尊

取爵上尊則升而爲士矣遠之於成均益遠之於成均之誤
王氏之說是也竊疑東序西序右學左學皆東西相向周兼
立四學而措虞庠西郊則有虞氏之下庠也周學亦通以庠
名遠之於郊以明親疏貴賤之有其等及升之學而取爵上
尊又以示成德達才之同其歸也王者因祭祀燕饗而命官
以及取爵上尊言及此時受爵也成均者國學也郊者周所
立之虞庠也鄭氏誤混爲一而云天子飲酒虞庠則亦未聞
鄉飲之禮之上通於天子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
一獻無介語可也
鄭注言乃退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虞庠則儐賓於東

序若辟有米廩東序瞽宗也孔疏諸侯不得有東序故知有功德者得立三學如魯也東序在東虞庠在西相對爲義案爾雅釋宮東西牆謂之序周禮州長以禮會民射於州序黨正以禮屬民飲酒於序州黨之學亦名序疑前云始立學釋奠通天子諸侯言之此繼語郊而云始立學釋菜就鄉郊之學言之鄉郊之學鄉郊之老受養焉尙書大傳致仕之老教於州里大夫爲太師士爲少師又云少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太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案小學對大學爲文鄉郊之學皆小學也與閭門之小學異大司樂所謂有德有道者使教即所養之老也釋菜與前釋奠對文退儐於東序與前必遂養老對文始立學必有使教於學者鄉郊之學其儀簡案王制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是鄉飲酒禮即鄉

學養老之事而鄉飲酒義云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而不及舞故知此之不舞不投器爲鄉之學也退儐於東序以禮賓之東序者東廂也下文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鄭注羣吏鄉遂之官各反養老云東序者通鄉遂之學言之必非大學之名東膠東序案州長射於州序黨正飲酒於序並據鄉學之東序言之鄭注肊爲之說熟玩經義當自得之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

鄭注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記所云謂天子也嵩燾案大戴記保傅篇昔

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比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及太子少長則入於小學而引學禮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故鄭意以太傅少傅爲主學之官然居處出入實通言之不必在學卽不得有居處出入也尙書大傳天子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而保傅篇引明堂之位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常立於右是召公也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常立於後是史佚也則是四輔三公爲兼職因考尙書召誥有亂爲四輔之文而周官之名存者獨有三公漢世以太尉司

徒司空爲三公而周官三公之名存者獨存太傅太子官屬有太傅少傅經云立太傅少傅殆亦秦漢間語也王莽置四輔官以疑丞輔弼爲名與三公並建後周亦置四輔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亦如周世三公之兼職因事爲之名而已後漢書班彪傳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佚入則泰顚閎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周公召公太公三公也泰顚閎天之屬則四輔也記曰有師保有疑丞錯舉爲文舉師保以賅傅舉疑丞以賅輔弼下云設四輔及三公固自分析言之記禮者因周有四學之名以爲一曰而憖四學又因四學掛爲四輔之名援成王爲之辭當時固無此也疑如儀禮疑立之疑射義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

爲賓爲疑也鄭注疑自下上至之辭疑丞輔弼均近比於君
士相見禮正方不疑君亦謂不近比於君朱子云疑者有疑
郎問之意恐未盡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鄭注于讀爲迂猶廣也大也孔疏古人益君則勤苦周公益
君則逸樂嵩燾案陳氏祥道云周公以臣而攝君之政成王
以君而學世子之事此所謂迂也自勝鄭注然據下文君之
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是教世子之責惟君任之周
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迂其道以曲善其君聖人之心之所
以爲仁至而義盡也武王始崩周禮未定周公攝政用殷禮
以冢宰總己以聽而成王之德固未有成而已立爲君不當

以世子之教督責之故齒伯禽於學以使與成王居習聞正言行正道相與有成伯禽非世子也教以世子之法而不嫌於偪故曰抗教伯禽卽所以善成王而不涉於專故曰迂方氏慤云優爲之者言爲之有餘而不迫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

鄭注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孔疏以成王爲世子時則無爲世子之處周公用世子禮教之故云若爲世子時以實則不爲世子也嵩燾案疏意疑未分明成王幼不能涖阼而固已嗣立爲君不使循世子之儀無以養成其德若令退居世子之列則亦無有可據之義以爲此者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以濟人事之窮正申言迂其身以善其君意

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孔疏皆以昭穆長幼爲序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在下嵩燾案周禮三朝內朝治朝領於司馬外朝領於司寇太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所謂內朝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所謂治朝也宰夫亦掌治朝之治正公卿大夫羣吏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小司寇掌外朝之政所謂外朝也朱子謂治朝常朝內朝外朝均非常朝司士敘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而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是外朝爲大朝以治萬民諸侯咸在而其位畧與治朝同鄭

注太僕燕朝王圖宗人之嘉事魯語天子諸侯合民事於外

朝合神事於內朝皆非常朝而公族之東面北上者與司士

治朝王族之位同鄭注王族故士故爲士虎賁衞者疑治朝

王族爲鄉大夫仍各依鄉大夫之位其無位者亦得爲宿衞

若後世之以散秩奉朝請通謂之王族內朝則王族公族自

鄉大夫以下皆東面所以尊之云臣有貴者以齒謂貴者自

以齒也公族之親胙士命氏當不甚遠故可以齒序其疏遠

者不宜通以齒諸子掌國子之倅辨其等正其位周禮之諸

子卽此庶子也貴賤親疏皆有等則位自正疏謂皆以昭穆

長幼爲序周禮之云正位者恐不如是也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鄭注上嗣謂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避君也三命不踰惟於內朝則然孔疏庶子治之應承前言有貴者以齒之下脫簡在此嵩燾案經通言庶子正公族之事不當專及君之適長子特牲禮嗣舉奠鄭注嗣主人將爲後者嗣子亦與於奠內則所謂佐長者視具猶此義也無與於庶子之事故孔氏以爲脫簡案鄭據少牢禮無嗣子舉奠之文因謂大夫之嗣無此禮避君也竊疑少牢特牲禮異者特牲宗人告有司具少牢司馬刲羊司士擊豕雍人概鼎俎廩人概敦司宮概豆籩宮備而禮繁矣特牲九飯少牢十一飯數加而文盛矣其始祭之祝牲視殺及主婦視饎三獻後之加爵有長兄弟加爵眾賓長加爵及嗣舉奠少牢皆無其文其禮當一視特牲故文不備謂大夫之

嗣不舉奠然則少牢饋食將不親牲不親殺並無加爵之奠耶鄭注有司徹賓長獻於尸云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是卽以賓舉爵於尸爲加爵而有司徹固云亦遂之於下則亦通之於兄弟以下矣不稱加爵亦文略耳鄭注以爲大夫尊者亦非也其實祭禮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長兄弟加爵衆賓長加爵而後嗣子舉奠凡在廟者皆得申其敬焉非此經義所繫據特牲禮主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視命餕舉奠者嗣子也鄭注嗣子及兄弟餕其惠不過族親燕禮主人洗升於西階上獻卿卿升拜受觚而後辯獻卿主人洗升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而後辯獻大夫主人洗升獻士於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而後辯獻士主人洗升獻庶子於阼階上如獻士之禮是凡燕獻升拜受爵者一人其餘辯獻不受爵登餕一事獻受爵一事祭統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

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特牲士禮二餕而命餕者嗣與長兄弟以此推之君祭而卿大夫士之餕者必所祭之祖之小宗由適子之長者以推及衆子以推及庶子所謂上嗣者適子長之嗣也案經云以上嗣亦通辭如禰廟以長兄弟祖次嗣亦與其閒又有卿餕大夫餕士餕及燕禮之獻卿獻大夫獻士貴貴親親義自竝行餕及獻受爵皆以是爲敘庶子掌公族之版故使治之三命不踰父兄謂先適嗣之長者不以爵與官也鄭注誤爲君之適長子孔疏因之以三命不踰父兄承有貴者以齒爲說而經義多不可通矣

族食世降一等

鄭注親者稠疏者希孔疏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

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嵩燾案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大傳亦云合族以食而其禮不詳鄭注月令季冬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而引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其儀亦終無可考據詩楚茨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注特牲禮徹庶羞設於西序下引尙書傳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此庶羞置西序下爲將以燕飲是祭畢有燕兄弟之文案朱子行葦詩傳取義於此中庸所謂燕毛以序齒也祭統有事於大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孔疏親者近疏者遠羣昭羣穆之倫宜先其親者所云世降一等盖自太祖下至五服之族屬各以遠

近之等敘之大傳同姓從宗合族屬合諸宗子之家惟宗祭而已繫之以姓綴之以食通小宗以至大宗言之姓所生也繫之所生其下子孫皆有合食之義五服之屬各繫之所出之廟而族食繫之太祖廟故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案公與族燕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蓋通言之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露堵父爲客敬叔孟僖子之子文伯季悼子之孫敬叔其族祖也大夫士族燕亦以異姓爲賓族食之禮與父兄齒不宜有請賓命賓之文無賓則亦無獻食之主人行替燕父兄而日曾孫爲主卽此義也世降一等仍於合族之中見親疏之殺孔疏以齊衰功緦之服屬言之於禮無徵於義亦稍狹矣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鄭注太廟太祖之廟貴宮貴室謂守路寢下宮親廟也下室

燕寢嵩燾案陳氏集說宮以廟言室以居言貴宮尊廟貴室路寢下宮下室是親廟與燕寢也吳氏澄云鄭以貴宮貴室總爲路寢下宮爲親廟下室爲燕寢則貴宮室混爲一下宮室分爲二又親廟稱下宮而但使子孫守之路寢反稱貴宮而以諸父守之是尊己而卑祖禰也貴宮羣公四親之廟若親廟外別有廟如魯仲子之宮則稱下宮也太廟貴宮下宮共爲都宮其說允矣然據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太子君行則守此公族之守於公宮皆所以致之太子者也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爲之版以待國有故則令宿宮伯掌王宮士庶子凡在版者授八次八舍之職事鄭司農云庶子衞王宮在內爲次在外爲舍是平時

宿衛王宮庶子之事而廟祧惟掌之司祧劉向別錄宗廟在路寢東禮運疏出游於觀之上謂出廟往雉門雉門有兩觀五廟七廟皆在雉門內故統之公宮案穀梁傳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然天子之子爲諸侯得立妣廟毛詩傳閟宮先妣姜嫄之廟周禮享先妣則亦有常祀也此常則立廟不在五廟七廟之列而固不得謂之下宮公出疆庶子之領公族者固有守衛公宮之責案成十六年左傳公出於壞隤使孟獻子守於公宮是公出而公族守公宮春秋時皆然而以適嗣守太廟以重宗祧宗廟在左當公宮之東北隅

舉太廟以賅羣廟也貴宮貴室如先鄭云在內爲次下宮下室如先鄭云在外爲舍宮正所掌宮中之官府通名之下宮下室六寢之事掌之宮人無宿衛及燕寢之禮鄭注非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公族

無宮刑

鄭注縣縊殺之曰磬纖讀殲殲刺也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孔疏公族無宮刑但髠去其髮鬍鬚案周禮掌戮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是以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首曰議親之辟一皆附之五刑無縊殺之文春秋左傳皆以自死爲縊桓十三年杜注縊自經也昭二年子產數公孫黑之罪曰不速死大刑將至乃縊亦迫使自死安得別有縣縊之刑以治公族哉案說文絞縊字互訓左傳哀二年趙簡子以絞縊爲戮下卿之罰當起於春秋之季說文繆縛殺也廣韻繆絞縛殺也正後世絞刑所原始絞以兩繩相交爲義非縣殺之亦與磬義無取毛詩傳俔天之妹俔磬也韓詩正作磬天之妹說文俔諭也諭告也磬籀文作㲋耳部聲從耳㲋聲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故聲從

殸得音而辨別其事以告人亦曰磬磬於甸人告於甸人皆謂正其罪以告甸人行刑而已案王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公族不忍刑之市故遠之郊甸司市職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甸師職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所職掌正同舊注似皆失之告當如字鄭司農訓小司寇讀書用法謂如今時讀鞫說文鞫窮理罪人甸人主用刑無加訊鞫事鄭謂告讀爲鞫非也案盧植禮記注磬麗繫也較鄭注爲優然據周禮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此經下文明言獄成有司讞於公致刑於甸人甸人行刑而已不主繫與訊鞫之事也爾雅釋詁殲盡也說文殲微盡也春秋傳曰齊人殲於遂公羊傳作瀸云漬也何休注瀸之言死積纖固不訓爲刺周禮司刺刺亦殺也說文纖細也細微也故殲亦訓微纖剸猶若小刑用刀鋸所割截者支體之細而已玉篇剸截也截而斷之墨劓刵宮之刑皆然公族無宮刑墨劓刵三

者固不廢也小辟纖剸對舉爲文孔疏以髽去其髮釋之尤

嫌添設

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鄭注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嵩燾案奔喪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檀弓故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凡哭無不爲位者而注云君於臣使有司哭之殆據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經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鄭於檀弓以有司哭之爲非此復引以爲證似非此經之旨經意公族致刑而公自以喪禮處之如其倫之喪謂齊衰以下親疏之等間傳居喪容貌聲音言語居處視所服爲之節公

族已致刑則義絕故無服而仍各視其倫制爲之節親哭之
親親之義也公族通齊衰以下言之天子諸侯絕期則固無
服而言此者以見仁與義之兼至周公之誅管蔡用此制也
據喪大記君於大夫士皆臨哭左傳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
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諸侯相爲聞喪亦臨哭惟天子於
諸侯不親臨則使有司哭之注於此增入於臣使人哭一節
似屬歧出
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鄭注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不親祭者
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嵩燾案視學養老命有司祭先師
先聖先儒多疑之據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命樂

正習舞釋菜天子親往視之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季秋命樂正入學習吹季冬大合吹天子再視學而習舞釋菜習樂習吹皆掌之樂正蓋周立四學瞽宗殷學也亦謂之西學大學正祭於瞽宗取神道尚右之義祭義祀先賢於西學是也而成均學政領於大司樂其教樂於東序養老乞言及大司成論說皆於東序瞽宗之先師先聖通殷以前祀於學者天子視學適東序是以瞽宗之祀有司行事正以養老禮繁不能並舉即月令命大樂正釋菜之義葉氏夢得云典禮言秩典樂言節秩節賅禮樂言之秩者儀文度數之序節者歌舞升降之節習舞釋菜備禮樂之用樂正所有事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鄭注云始始立學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三老五更各一人也孔疏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旣畢天子乃從虞庠反入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嵩燾案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卽此經所謂語於郊者而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葢周立四學有虞氏之學以上下爲序夏殷以東西爲序而夏尙左殷尙右各因其所尙以爲之名上庠之學卽大戴記尙書大傳所謂北學也虞庠庶人之學以養庶老當爲有虞氏之下庠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序者鄉學也周名鄉學曰庠故於郊學以虞庠別之尙書大傳大夫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

父師士爲少師周禮大司樂亦言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教於學者致仕之老也凡云養老亦此也其閒或在學或以禮會而乞言合語皆有興賢勸學之責是以天子視學以養老爲始事合樂習射及簡不率皆因養老之禮推行之學記武王克殷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祭義論弟道之達亦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經云始之養也猶言天子視學其始事一主於養老視學而適東序明所有事也孔疏據鄭注遂養老用其明日爲說失之養老之禮至周始盛而三老五更之名實沿自殷以前案樂記左射貍首右射騶虞尊右猶用殷禮而已有三老五更之名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竝尊而有專重三老亦然大戴記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而周公實輔導成王故又曰周公用事也漢儒據鄉飲酒禮一賓一介因以

三老五更竝屬一人蔡氏邕言三老三人明天地人之道五更五人明五倫之理而自漢置三老五更皆各爲一人據禮運以三公三老對文則恐所云三老者亦如三公之官不必備因事爲之名也案始適東序釋奠於先老似東序別有先老之祀周禮大司樂教學者祭於瞽宗以爲樂祖而國老之養於學不能盡祭之瞽宗或於設位養老之時祀先老以明養老之禮之所由始即此始字之義

遂發詠焉退脩之以孝養也

鄭注發詠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嵩燾案仲尼燕居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燕禮記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而下而樂闋蓋主人獻賓獻公皆有樂所

奏肆夏也旣卒爵賓以虛爵降主人降退者獻畢而降遂發詠焉總敘入門升堂及獻情事皆以樂爲之節也鄭以退脩之爲句與下脩之以孝養複句語竝文義亦失之矣

下管象舞大武

鄭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萬壽案明堂位升歌淸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升歌淸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下管象舞大武蓋兩事一爲堂下之樂一爲舞郊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鄉飲酒禮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大射禮納工升自西階歌鹿鳴三終工降立於鼓北管新宮

三終磬鼓皆縣在堂下是以鄉射大射竝云笙入立於縣中
笙管蓋堂下之樂以詩協之象者維清之詩以入管管象與
儀禮樂南陔管新宮同義仲尼燕居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象
維清武於皇則象武二詩竝以入管而所舞者大夏籥文舞
也管象或入舞或不入舞大武之舞又與於皇之奏大武以
入樂者別荀子禮論韶夏濩武酌桓箾簡象上四者舞也下
五者詩之入樂者也左傳襄二十九年舞象箾南籥箾籥樂
也所以舞象南則歌之入樂者也杜注以爲文王之樂鄭據
詩序維清奏象舞以爲武王制遂謂象武王伐紂之樂又爲
之舞似失管象之義
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

始典於學

孔疏慮之以大是愼其始終之以仁是愼其終蒿菴案上慮之以大一節總結視學養老之事此節總結全章世子之教入則有問安視膳之儀出則齒之於學養之以成德者禮樂輔之以成教者師保以次至於國子皆有教焉天子以時視學脩養老之禮明孝弟之義始終納之於學而已大戴記保傅篇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其敘太子入學之禮極爲周備此記更說得廣大略見三代以前所以重國本之意末引兌命之文爲此篇要旨歸宿處上言舉大事益通論之案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三者不見上文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三者上文皆具其事疑此章脫簡尚多

禮記質疑卷八終

禮記質疑卷九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

鄭注蜡者索也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

嵩燾案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由中都宰爲大司寇年五十一弟子列傳言偃少孔子四十五歲時年六歲耳案家語言偃少孔子三十五歲其年亦始十六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居十月適陳月餘反衛又月餘過曹適宋又適陳居三歲會吳侵陳反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又反衛遂適陳明年自陳遷於蔡又明年自蔡如葉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在陳蔡之

間楚使人聘孔子哀公六年自楚反乎衛哀公十一年歸魯
年六十八家語稱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善使受
學夫子當在哀公六年自楚反衛時劉向新序孔子居於闕
黨論語亦云闕黨寰宇記孔子家在故魯城歸德門內闕里
背洙面泗以闕名里當有所本春秋定四年左傳因商奄之
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墟元和志曲阜炎帝之墟是魯
故帝都其後以封商奄周初猶爲大國舊闕或有存者因以
名里其遺址高處登臨游覽亦謂之觀周禮黨正國索鬼神
而祭祀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孔子歸魯居闕里年七十矣宜
爲蜡賓因蜡祭畢而往游雜記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聖
人亦與同樂焉云觀之上者所居闕里之舊觀也鄭氏據爲

仕魯時則司寇也而曰蜡賓非名也雉門兩觀之上弟子游

焉又從而發歎焉非事也且於是時得位行政何爲而有三

代未逮之思哉

大人世及以爲禮

鄭注大人諸侯也孔疏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諸侯亦傳位自

與家也嵩燾案大人世及謂三王家天下以世相及猶孟子

所云夏后殷周繼也自三代傳子之法定而唐虞禪讓之風

遂不復能行聖人辨上下而定民志尤以是爲人倫之紀考

禮正刑整齊天下以奉一王之大法天子既定其尊於上而

諸侯及卿大夫以下亦以世相及下文諸侯有國以處其子

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制度者所以範圍天下

之人心而不過其則者也故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注疏竝誤
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
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
鄭注謀作兵起以違大道敦樸之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然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孔疏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
地貴賤異品以功爲己立功起事不爲他人嵩燾案爾雅釋
言里邑也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田卽井也里卽邑也
井田疆界三代仍而不變而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
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代步法各有不同田畝隨步變
更一代有一代之田制故曰以立田里其云以賢勇知以功
爲己與以設制度以立田里文法竝同勇知則賢之爲己則

以功歸之四者皆三代所以創制顯庸以立國家之基湯武征誅所謂謀也兵也謀者制治保邦之深機兵者戡亂定暴之大用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所以用謀與兵聖人之權也時爲之也鄭注似以謀作兵起由敎令致然孔疏因據爲姦詐之謀戰爭之兵大失經旨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鄭注埶埶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爲薄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作矣嵩燾案鄭氏此注微近老莊之旨石梁王氏譏之允矣經意皇古之世禮敎簡而民僞不生三代以還防民之術備矣聖人急明禮敎之本

使民之情僞有以自達義者以大其防而人莫敢違信者以會其成而過無能掩潛移默化遷善遠過由其道而不能變一不由此則民僞作而邪慝繁興雖天子之尊亦無所憑藉以求自立而民咸受其殃在埶者去身失道而國以傾所謂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衆以爲殃人失望而名以隳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殃者不祥之名衆以其名爲不祥桀紂幽厲是也夫惟不能以無禮居民上於是又有聖人承之以起以安天下故以是謂小康一語結之小康者謂能定天下之亂成一時之功而已夏至大康而亂殷至雍己而衰周至穆王而微三代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斯則所謂小康也

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

鄭注只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嵩燾案仁和邵氏禮經通論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及後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兩御字皆當作鄉字樂記鄉射食饗所以正交接也仲尼燕居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皆射鄉二字連文昏禮和於鄉射鄉飲酒義合諸鄉射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並指鄉飲酒言之經解敘禮凡五曰朝覲曰聘問曰喪祭曰鄉飲酒曰昏姻射者大射鄉射鄉者鄉飲酒並著於儀禮之篇邵氏此論極允喪祭射鄉冠昏朝聘八者儀禮備詳其文不當與六藝之射御爲類謂之達者極天地之安順人情之用備物而不過其則泛應而皆適其宜孔疏但主嚴上爲說於義未盡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鄭注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僞孔穎案石梁王氏疑此倣魯論爲之而此經立論實與論語文獻無徵取義各別盍經意言禮起自三代而肇原皇古以前夏得天統於時爲正而自黃帝考定星歷顓頊受之建正於寅其來蓋遠殷得地統於易徵之其原自伏羲畫卦歷代聖人用以觀陰陽之化察人事之宜是以古歷建正無徵而夏時以定古易僅見連山而歸藏坤乾之用益顯故曰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玩其義辨其等而知其流傳遠也下文皆從其初皆從其朔正以推見三代聖人制禮之精意皆有其本原而以此節

引起之舊注似未達此義

蕢桴而土鼓

鄭注蕢讀爲凷聲之誤也凷塥也謂摶土爲桴也葛彝案說文枹擊鼓杖也段氏謂當依文選注作擊鼓柄引衞宏詔定古文官書枹桴二字同體鼓椎也喪服傳寢苫枕凷說文从土凵凵屈象形𡎺塊形方可爲枕爾雅釋言塊塥也郭注引外傳枕王以塥吳語涓人疇枕王以墣韋注墣塊也以塊擊土鼓兩土相摶不得名桴左傳右援枹而鼓之齊語擊枹鼓吳語提鼓秉枹桴不與塊爲類明矣爾雅蕢赤莧莧高數尺其本輕而堅可爲杖陶土而空其中爲鼓以杖築之惟莧本之堅輕者爲能發其聲亦古人用物精處

故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

鄭注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醆與盎澄與沈葢同物也孔疏泛齊所陳當在元酒南醴齊北熊氏崔氏竝云此據禘祭不用泛齊也嵩燾案鄭注司尊彝朝踐酌醴齊饋獻酌盎齊其注醴齊緬酌盎齊涗酌云泛從醴醍沈從盎而司尊彝春夏用獻尊象尊秋冬用著尊壺尊追享朝享用大尊山尊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犧象周尊也疏引崔氏先著尊壺尊後犧尊象尊而云祫用五齊盛以著尊壺尊禘用四齊盛以犧尊象尊時祭用二齊葢據鄭氏祫大禘小爲說許氏又言禘大祫小其說皆非也禘祫二者由宗廟之祭推行之安得祫禘隆其禮而七廟之時

祭反殺其文乎所謂禘嘗之義大矣言其義也非言其文也案祭義言禘嘗之義正據時祭言之酒正祭祀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司尊彝

但有六尊小司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史氏浩云六尊皆設春夏用兩獻尊兩象尊秋冬用兩著尊兩壺尊追享朝享用兩大尊兩山尊故為八尊最為得之案酒正大祭三貳中祭二貳小祭一貳鄭司農云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司尊彝所云兩獻尊兩象尊之屬正中祭二貳之義齊酒不貳則鬱齊也六彝無用貳者鄭注鬱人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鬯者釀秬為酒而以盎齊況之故謂之齊酒史氏八尊之訓為能通其義

特牲禮尊於戶東元酒在西少牢禮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閒甒有元酒大夫士尊二其西元酒蓋神道尚右禮器罍尊在阼犧尊在西犧尊尊也案禮經錯舉為文犧尊罍尊不平列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亦不當及阼階所云在阼在西卽儀禮元酒在西之意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

左元酒公尊瓦大兩在東南似禮尊皆平列元酒在室泛齊常在其東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皆所謂獻尊也特牲禮尊兩方壺於阼階東西方亦如之鄭注兩壺皆酒爲酬賓及兄弟特牲記尊兩壺於房中鄭注爲婦人旅司尊彝所謂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是天子當用罍其數不詳堂下之尊不在八尊之列經文但渾言之耳案疏引崔氏云凡十八尊與禮經之文全忤未免肊爲之說

以降上神與其先祖

孔疏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卽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神也嵩燾案經意由宗廟之祭推言之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

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周頌曰懷柔百神曰敷天之下裒時之對王者禮百神以尊陰陽之和順性命之理道固然也祭祀之起由孝子事親之心愼終追遠不忘其所由生因而推及於百物之無知凡有功德於民皆爲之祭以報之以上達於郊大報天以反始而後精誠之積旁皇周浹百神於斯受職焉而祖宗之感格與子孫精神相接尤顯而易見者故但以祖考之祭言之而義貫通乎羣神降其上神與其先祖天神地祇賅具於是中庸言春秋脩其祖廟而由宗廟之禮以推至郊社亦此義也上者尊也不專主上下之義言之

又案經意由飮食通其義於鬼神以有祭祀由祭祀而盡其儀於饋獻以有五齊三酒豚解體解及水草多品之供而尊

卑之分昭穆之序極愛與敬之致以交於神明而合氣於漠德盛文備而始事之質存而不敢變焉此聖人制禮之原始因人心自然之應達之於幽明感格之地以爲之節文使有以自致其情世降而下不知其所終極猶賴此禮之存揭詡萬物相與維持於不敝不能如皇古之無爲而成化也因世運升降之分而益見禮之不可廢其義微矣陳氏集說據爲首大同小康之說疑非夫子之言殆未之深求也宋王氏應麟亦病此記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爲有二道蓋皆以粗淺讀之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鄭注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肅纂義疏引蔣氏君實

據呂覽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天子使史角諭止之以正注疏之失郝氏敬據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言春秋書郊自僖公始義至詳矣然考論衡引今文尚書說周公死成王感風雷之變以天子禮葬周公說與洪範五行傳同史記周公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不敢離成王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周公也說與尚書大傳同史記又言成王命魯郊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漢初諸儒傳說皆如此細玩明堂位之文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又云大路殷輅也蓋周公攝政用殷禮殷有天下三十二世兄弟相及者十五世凡九傳而至大戊以弟繼雍己而立爲殷中宗又十年而至盤庚以弟繼陽甲而立殷道復興周公遂繼武王

以有天下猶之用殷禮也旣定周禮歸政成王而後世及之制定所以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固已攝位爲天子也其禘周公用白牡而乘木路猶之用殷禮也經言以禘禮祀周公周公而下固不敢干也案襄十年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樂謂所僭用之禮樂亦兼用之燕享矣周公制禮作樂在成王時方策所載制度所貽魯必備有之其儀文亦習而行之春秋列國大夫相語皆言魯秉周禮正以儀文典策之備存也東遷以後王室板蕩故府無徵僖公因周禮舊文僭行祈穀之祭春秋之書郊聖人之微旨也成王命魯公祀周公而用禘禮未嘗命之郊也漢初諸儒展轉傳會其義益隱經竝郊禘言之若春秋書吉禘於莊公書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禘禮之失亦多矣而総引杞之郊

再宋之郊禘爲說仍但以郊言之以明魯郊非周公之法度也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鄭注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尚燾案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其同鬼神示有六祈祈有說其通上下有六辭辭有禱祝嘏有常辭辭說因事爲之無常辭皆掌之太祝惠氏禮說守祧職既祭藏其隋疑卽嘏辭儀禮主人隋祭皆受嘏時因引曾子問士虞記少牢禮作綏祭周頌云綏以多福凡受福謂之綏如惠氏說是祝嘏辭說亦在所宜藏也然嘏辭司之祝史實與守祧無與案周禮小祝贊隋據儀禮尸入祝命挼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祝所贊者尸也主人主婦挼祭佐食授之祝不命儀禮或云墮祭或云挼祭或云綏祭凡祭先肺離而絕之以祭亦謂之絕祭鄭

飲禮賓升席取肺左執本弗繚右絶末以祭大射鄉射燕禮竝云賓升取肺坐絶祭禮以隋祭爲重藏其隋當謂承隋祭之器士虞禮妥尸尸拜遂坐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其後舉幹舉胳受肺脊受爵皆實于篚疑隋祭盛黍稷肺者篚也祭畢藏之云隋者重其名也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近之然周禮鬱人掌祼器鬯人大渳設斗注斗所以沃尸是灌器掌之鬱人沃器掌之鬯人並與守祧無涉鄭注所祭黍稷肺脊之屬則固非所能藏矣禮者徵實之書非可意擬惠氏說失之

金縢周公祝冊納於金縢之匱中二公及王以問諸史

左傳昭十七年三辰有災祝用幣史用辭其稱趙武之賢亦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宗祝巫史所掌祈弭之事具見周官由來久遠所以達幽明之情而昭神人之感上文祝嘏莫敢易其常古聖人之嚴也春秋以降盟詛之事繁而矯誣之辭作多爲之祈禱以奸神而邀福而宗祝巫史藏其辭以誣後世正呂刑所謂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者是以

謂之附閹案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元年昭公出季平子禱於煬公遂立煬宮哀五年陽虎盟季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哀六年陽虎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哀八年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祈禱盟詛之辭並當藏之祝史亦足見魯政之失紀矣鄭以君不知有釋之恐誤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鄭注醆斝先王之爵惟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孔疏此謂尸未入時祝酌奠於鉶南者也故郊特牲云舉斝角若尋常獻尸則用玉爵耳嵩燾案鄉飲酒記鄉射記並云獻用爵其他用觶而燕禮大射獻賓用觚特牲獻尸用角佐食獻尸用散大射司馬獻獲者用散特牲記篚在洗西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鄭注引禮器貴者獻以爵

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是禮尊惟此五者周官梓人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鄭駁異義觶古書作觚與觚相涉是觚當爲觶飲器一屬之梓人爵觚以下皆木爲之燕禮主人洗象觚升北面獻於公司正洗角觶坐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鄭注奠角觶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司正射人下大夫似公爵飾象大夫爵飾角案士喪禮用角觶當以喪記禮攝盛用大夫之觶耳文斝玉爵也昭七年左傳賂以瑤甕玉櫝斝耳杜注斝耳玉爵也明堂位夏后氏以醆殷以斝周以爵疑三代王者爵皆玉周爵有等而玉爵遂承斝爲名明堂位所云以禘禮祀周公爵用玉琖加以璧散璧角玉琖玉斝卽玉爵也周禮大

宗伯享先王贊玉爵是天子爵用玉

朱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凡言君者諸侯此云尸飲九當據天子九獻之禮言之魯禘用玉爵而以醆斝爲之名耳左傳昭十七年瓘斝玉瓚杜注瓘珪也疑卽祼尸之圭瓚周禮司尊彝祼用斝彝乃其實證特牲少牢禮尸入主人拜妥尸郊特牲所云舉斝角詔妥尸亦當爲瓘斝以尸入而有祼獻之禮故也三代禮器皆以所尚爲尊無尊及前代者行葦詩舉爵奠斝謂兼用二代之器鄭箋用殷爵者尊兄弟甚誤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當卽燕禮士旅食者之爵鬱人量人皆下士亦兼掌旅食之爵也其不以斝爲尊可知經云醆斝卽明堂位之爵用玉琖據魯之僭禮言之鄭注

未達其義孔疏乃以特牲禮酌奠鉶南當之鉶南之奠尚未迎尸郊特牲所謂直祭祝於主者是也與及尸君何涉既誤以夏殷之爵爲尊因謂尋常用玉爵周禮安得有是哉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鄭注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同國無尊卑也嵩燾案服問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惟公門有稅齊衰鄭注謂不杖齊衰也孔疏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若杖齊衰及斬衰

雖入公門衰亦不稅故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喪服大記大夫士既葬言公事不言家事又云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蓋卒哭受服出而從公周禮自是如此案曾子問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不言周人親喪致事夏殷禮也始喪盡哀無暇及外事故殯葬而致事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鄭注謂庶人給繇役周制大夫士喪既葬公政已入並無致事服問公之文鄭注曾子問云周卒哭而致事以意擬之非也於卿大夫之喪錫衰以居出亦如之是卿大夫喪公亦爲之制服大夫士得以衰裳入朝可知案檀弓士惟公門稅齊衰專據士言之蓋亦凶服不入公門之意疑所謂稅衰者稅出前衰及負適所稅者衰也其衰衣衰裳若並稅之將吉服而入公門乎大夫士既卒哭入朝服公政宜仍衰裳所謂君子不奪人之喪也後世君臣之禮不可以擬三代明矣春秋僖九年會葵邱書宋子左傳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僖

二十五年盟於洮書衛子僖二十八年會溫書陳子定四年會召陵書陳子其間惟衛文公葬而成公猶書子餘皆未葬也而陳惠公以二月卒三月而懷公會召陵僖三十二年晉襄公敗秦於殽文公未葬而左傳云子墨衰絰以從戎故施墨是凡盟會並不易衰也經意公臣與家僕別君臣之分嚴而固以禮相接三年之喪與昏期不使以衰裳入朝皆所謂以禮相接者案期不使與衰裳人朝二事使謂會盟侵伐出適他國人朝則常朝也大夫家臣禮殺矣固不與大夫士爲疑此數節據魯事言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分公室各有其一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昭十一年冉求言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而季氏之甲七千襄二十九年享范獻子射者三耦公臣

不足取於家臣昭二十五年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
季氏兵革聲樂之在私家者加於公室又以家臣承公臣之
乏定哀之世南蒯陽虎執國政遂與大夫爲列出入公朝聖
人有隱痛焉故曰仲尼之歎蓋歎魯也幽國僭君謂君脅君
亂國則大夫也君與臣同國則陪臣也轉相效慕惟魯爲然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
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鄭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
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嵩燾案經意承上以起下文諸侯
大夫之相爲僭脅起於相輕相褻積久遂至陵夷君臣名分
之嚴非徒以其名也各遂其私而天下之大閑立焉各致其

情而天下之大法昭焉其私足以自遂而後事以有所立而不廢情以有所止而不流天子正其制於上於是巡狩以考制度而諸侯一受成於天子恪恭以盡其職又下推及其臣問疾弔喪皆有以致其情著之禮籍而不敢褻則僭端無自開矣故曰惟禮可以已亂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鄭注降下也殽天之氣以下教令尚竊案經言政者禮之所自行也萬物統乎天而天命之流行因物以致其功用惟所散布而命於是顯焉坤元資生而順承天尊卑秩敘禮之原也而顯其命於社仁者親親義者尊尊親親而有昭穆之序

尊尊而有貴賤之位而顯其命於祖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因而有刱建興造而顯其命於山川地之五行所以生殖因而授時命官以制百爲之節而顯其命於五祀聖人因人心之不容已以推知天理自然之節而祭祀之禮之興法天以神其用而若或命之其於天下之事放而推之舉而措之有餘裕矣鄭意訓殽爲效而云教令出社下由祖下由山川五祀下以降命屬之人似失經旨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鄭注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孔疏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之所觀察興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嵩壽案易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

玩者爻之辭玩作翫說文翫習厭也存謂體驗於性功樂謂發揮於事業處者持守其視聽言動之常玩者翫習其秩敘經綸之用此明君子之行禮涵養有其本推行有其宜存之而爲天地不易之經序之所以定也玩之而爲人心自然之應治之所以順也鄭意分承上文爲說恐非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

鄭注明猶尊也嵩燾案胡氏銓云明猶視也言下之所察視陸氏佃云指人之失謂之明人故曰君明人則有過疑當合此兩義言之人君謹庠序之教何嘗不明人制田里教樹畜何嘗不養人尊師重道何嘗不事人然所明者以身示之則

非曰取人而强之使明也所養者制貢賦之法所事者任六官之職謹脩其法於上而不苛人以從善不盡人以給其求而人自歸之明人則有過者以求諸人非諸人爲心而過之積已多也下言則君以自治與此緊相呼應鄭訓明爲尊因謂下則君當爲明君陳氏集說又謂此三明字皆讀爲則恐皆失之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鄭注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嵩燾案方氏析疑知者知有禮則知詐之累於知而明可進於誠勇者知有禮則知怒之累乎勇而氣可配乎道仁者知有禮則知貪之

累乎仁而仁且兼乎義其說至允知勇仁性也去其詐與怒與貪禮之所以繕其性也人君以禮示之準而天下之人皆有以善其性之用以效於世故曰君者所明也所明禮而已矣鄭據用人爲說誤

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鄭注變讀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衞君宗廟

嵩燾案曲禮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是君以守社稷爲義大夫以守其宗廟爲義而又云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鄭注衆謂軍師所死君事也案春秋定四年楚囊瓦出奔鄭左傳子常之卒奔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囊瓦以師敗出奔故春秋書名惡之春秋莊四年書紀侯大去其國以示譏而文八年宋司城

來奔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左氏傳竝云貴之也是以大夫有去國之義而不以死宗廟爲義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於戚以叛左氏發其例云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以退專祿以周旋戮也大夫以事去國君爲之立後以守宗廟之祀宗廟之祀非大夫所得私守者晏子故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經云大夫死宗廟則是專有其宗廟而以死守之春秋襄二十三年書晉欒盈入於曲沃定十三年書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皆其私邑有宗廟之守君可死也則亦可踞以叛也聖人於臧武仲之以防求後謂之要君正以明大夫宗廟之存亡非大夫所能專也鄭注似未達春秋之義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鄭注言人情之難知嵩燾案欲惡人心所同欲惡得其正則美失其正則惡惡者無禮以治之則肆而不及防美者無禮以節之則亦流而不知返存之於心不可測度而其見於事爲施於日用皆此一心之累積而成而害滋烈矣以禮窮極其心之發使其惡不敢逞美者益遒之於中和以勤而不過其則所謂以禮治情也案上云知勇仁以禮緯性此云欲惡以禮治情疏申鄭意謂人情難知以禮察知之疑非經旨

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

鄭注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君臣功成進爵位也嵩燾

案上二語言天地之體此二語言天地陰陽之用五行麗形於地而用陽也天運其氣而四時行焉故曰播月垂象於天而體陰也陽施其明而月受焉故曰和五行播而散之以成歲月之明和而交相感合以知朔望陰陽之大用無有顯著於是者日月交會於十二辰而月之盈闕待施於日以受其明和之象也孔疏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則月不依時而生恐失之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孔疏五行各有味人則並食之五行各有聲人則含之皆有分別五行各有色人則被之以生也五行有此三種最爲彰著而人皆稟之以生故爲五行之端嵩燾案味也聲也色也

人欲之所附以行者也而天命之精聚焉人秉五行之秀以生有口自能知味有耳自能審聲有目自能辨色聖人爲之制五味之宜辨五音之正察五色之文而天理之流行依乎人心之感應以爲之則是以味聲色三者五行萬物自然之符即民生日用自然之序非是則天地之用窮民生日用之經亦廢人之生生於味聲色之各有其情故禮者治人情者也非能絕遠人情以爲禮者也疏意專承五行言之於義未盡

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

鄭注量猶分也鬼神謂山川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嵩燾案應氏鏞云月之行一月一周天視其朔晦以課事功如物有

量以揆其平鬼神布列於天地之間造化之用也以爲徒則開合變化常與之並行五行變合於陰陽之內以爲質則亭毒胚胎不昧其所生似較鄭注爲確以天地爲本四語所謂概法於天也皆虛擬之自月以爲量以下變文言之所謂徵事於人也皆實指之月行一月一周天而十二月之名以立與天爲量而民從之云以爲量者極其量以爲功而亦如其量以爲施鬼者人鬼神者天神聖人示人以孝敬而有祭享引而近之使人反其所自始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爲徒者心神與相接動止與相臨並行天地之間體物而不遺也五行者麗形於地而感氣於天爲天地顯著之功用萬事萬物莫能違也月以爲量因而分立十二月之政五

行以爲質下至旗服飲食一取則於五行月令及呂覽淮南
之書具詳其文卽此經之旨也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
鄭注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嵩燾
案王氏經義述聞藝之言臬臬極也法也準也文六年左傳
陳之藝極是也胡銓曰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正義引服
注藝極也一曰常也杜注藝法制有藝對無藝言之昭十六
年左傳大國令而共無藝杜注藝法也二十年傳布常無藝
杜注藝法制也晉語貪無藝也晉語貪欲無藝韋注竝曰藝
極也越語用人無藝皆謂無常法無定制有常法有定制則
謂之有藝矣據此藝字葢兼三義月行一月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而更行二十九度半餘而與日會是有極也五星有順逆遲留而月無之是有常也弦晦朔望不失常期是有法也鄭注徒以盈闕校人之才有限量於義未蘊

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

鄭注淰之言閃也獝猶飛走之貌孔疏淰水中驚走也𢧵纂鄭注淰之言閃以音取義非訓淰爲閃也孔以水中驚走釋之陳氏集說因謂爲羣隊驚散之貌皆非淰字本義說文澱淤滓淰爲類云濁也魚伏汙泥之中謂之淰大雅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魚多則羣遊而躍潛伏汙泥之中非惟魚失其性其生亦不蕃矣樂記水煩則魚鼈不大煩則未有不濁者

莊子所謂爲亂於上爲亂於下卽此淰字意玉篇獝狂也廣
韻獝狂也狂病也集韻本作矞云獸走也木華海賦鷸如驚
鳧之失侶李善注鷸疾貌郭璞江賦鼓翅翻𦐂玉篇翻飛貌
疑疾飛字當作翻假借爲鷸亦借爲獝禽獸飛走義原相通
此節獝狘失三字皆韻疑淰當作𣸈說文亦云濁也一曰淈
泥淮南原道訓甚淖而淈高誘注淈亦淖也魚鮪游於淖不
適其性可知淈字亦有亂義楚辭通釋淈其泥而揚其波淈
謂撓亂之於義尤順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
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鄭注皆卜筮所造置也嵩燾案蓍龜祭祀二者禮之大端聖

人重之非專言卜筮之用聖人以神道設教蓍龜以決人事之疑祭祀以昭人心之信薦其牲幣致其精誠而制度等差於以辨焉又爲設官以司之官有御者言其綱如大宗伯治禮大司樂治樂事有職者言其目如太卜筮人大祝典祀司服之屬禮文既具綱目備舉如是而五禮之行咸得其序矣四語相承而下鄭意一以卜筮統之恐未然

山川所以儐鬼神也

孔疏儐敬也王自祭山川欲使儐禮鬼神之教達於下嵩燾案方氏慤云我爲主於內而山川之鬼神在外故有賓道其說至允虞書望于山川周禮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山川之祀皆望祀也以禮接之若賓之自遠至其制

則統於地天神地祇定於一尊惟山川自五嶽四瀆由畿內以達侯國名山大川之不以封者民物於此生殖四方於此會同隨其山川之名而皆有神司之故於山川有賓鬼神之義疏義似未曙然

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鄭注愼居處也侑四輔嵩燾案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侑膳夫王日一舉以樂侑食玉藻亦云凡侑食不盡食儀禮有司徹議侑於賓以異姓筵於戶西南面爲尸席筵於西序東面爲侑席侑與尸並尊鄭注周禮侑猶勸也賓尸立侑猶勸相飲食之義四輔見於洛誥尚書大傳以疑丞輔弼爲名謂之

四鄰大戴記居前謂之道居左謂之充居右謂之弼居後謂之丞仍周召太公任之而加以史佚猶三公之職也不當與巫史卜筮同在左右疑宗祝在廟以下推廣言之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先王欲以禮達之天下竭誠敬以脩祀事非具文也在廟而脩敬則宗祝將事在朝而涖政則三公論道在學而明教則三老乞言巫以祓不祥史以詔六典考法則記言記動外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卜筮以決疑瞽以贊樂侑以佐食一以禮相之而動不過物言不過則自起居飲食皆臨以鬼神之嚴王者奉其誠慤之心端拱淵默基命宥密

此禮之所以達於天下也

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鄭注聖人象此下之以爲教令官猶法也嵩燾案樂記禮樂
明備天地官矣卽此官字義言效其職於天也天生萬物散
布殽列而禮之秩敘行焉以天道言之降於人者曰命所謂
天命之性也五官百骸無爽厥職一皆天命之惇敍以人事
言之降於下者曰命所謂天命有德也政教刑賞無曠厥官
一皆天命之凝承太一者卽所以立天之道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
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飮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鄭注本於太一與天之義後法地後法五祀五祀所以本事
也後法四時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養當爲
義下之則爲教令居人身爲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嵩燾案

篇中兩言本於天殺於地一言本於天地一言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一言本於天動而之地皆以明禮之大原出於天辭旨略同而各有歸趣禮之秩敘皆具於天而地受之以成體體立然後用行於是動而合焉以顯效其能燦而爲萬事而交接往來稱其物沿而爲古今之異時而變通損益權其宜而又各視其人之分以立法制之等使人皆有以居其常以順其養存之於身是爲養德達之於事是爲行禮養則有動作威儀之節行則有貨力飲食之資內外交須本末兼備夫是之謂禮焉氏晞孟引荀子恭敬辭讓所以養安禮義文理所以養情聖人之道寓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庶爲近之王肅之難鄭注破養爲義允矣而舉

合五祀四時爲說於經旨尤未能瞭然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强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鄭注藝猶才也孔疏義主斷割能服於人故得義者强仁是恩施衆所敬仰故得仁者尊也嵩燾案左傳文六年陳之藝極杜注藝準也猶言準的謂之極者極所至而固有界限也如今言分際藝之分猶分際等差之辨仁之節與義之本對文藝之分與順之體對文言禮兼仁與義行之得義以爲之節而分嚴則其體强得仁以爲之本而情順則其用尊仁義交相爲用以成禮禮者所以達仁義之施而立人道之準者也承上以義起禮言旣協諸義又須濟之以仁而禮乃行仁

義字分別等差不得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鄭注功不見也孔疏不使知達至順之理亦爲未善嵩燾案

上播樂以安之聖人之治功於是備矣此復言安之以樂而

不達於順蓋大順之理達於天下必涵濡之久積累之深以

馴致之文武受命周公制禮作樂迨至成康之世致刑措者

四十餘年此所謂聖人之時也故穫而食人力之所及也食

而肥充積自然非人力之所及也下文極言大順之效以見

禮之化成天下盡人皆受其治其積之也厚矣舊注似未曙

然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鄭注常謂皆有禮用無匱乏也孔疏前明國家之順皆局有條目此更總說其事嵩燾案聖人以禮治人情人情治而萬事理上言天子臨御天下統臣民而受治諸侯曰相與大夫曰相序士曰相考百姓曰相守皆主交際言之人相獎爲雍睦而大順之理達於天下矣大順者大同之徵也豈有異道哉各率其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而人自盡其分焉即是之謂大順舊注總括言之經意實申敘大順之義一循乎愛敬之常而無餘事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竝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鄭注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

也嵩燾案大積與細行對文新安王氏以萬幾日來庶事總
至釋大積以威福並用剛柔迭施釋並行以嚬笑好惡之微
釋細行最爲得之深與通對文深者劼之使入通者利之使
出茂與有閒對文茂者厚而積之使密有閒者條而理之使
疏連與動對文連者因仍而從其氣動者變動而易其常上
言大順天下咸得其順此則王者之一身事事順理行之中
庸所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自然應乎天則所以爲順之本
也推極禮之大達之天下而其精微體之有天下者之一身
下又言順民之實歸本於治人情息之至深操之至約疏以
事大斷句云天子事並行謂諸侯來朝細行謂大夫士出聘
深謂九州之外越裳是也茂而有閒以下謂萬國貢賦庭實

意爲傳合失之太遠

禮記質疑卷九終